

【信口开河】

□朱建信

我们的先贤留下的典籍中也出现过“公民”二字,“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”(《韩非子》),为大家着想的人少,为个人着想的人多,此公民非彼公民。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没有古希腊、古罗马那样的城邦文化,没有反神学压迫的斗争中发现了“人”的文艺复兴运动,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,没有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霍布斯、洛克、伏尔泰、狄德罗、卢梭,也没有基督教(人是神圣的,应当受到尊重,是不可侮辱的,故有生存、自由、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——基督教教义核心大意),但这不能成为公民意识迟迟不醒的理由,更不能成为让百姓永远是百姓而不能变成公民的理由,况且中国有“民为重”,有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对“天赋人权”的积极意义给予过基本肯定,同时指出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。

“人人生而平等”、“人是出发点 and 归宿点”、“人是目的”等观念都是公民意识的内核或基本凭仗,和臣民意识相反。臣民意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肖复兴

欧文小镇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非常小的袖珍小镇,之所以出名,是因为这里有温泉。一百多年前,一位德国医生就是冲着温泉买了一块非常大的地,建立起一座疗养院。岁月沧桑,世事更迭,如今这里成了一座州立公园。

来到公园,才知道公园占地面积非常大,森林资源丰富,远不止温泉。如今,人们在公园内建了一座自然中心,其实就是一座小型的自然博物馆。这是一座莱特式的现代建筑,里面展览当地独有的矿物、树种、花草、动物等的历史资料和标本,还有活物。活物中最多的是鸟、乌龟和蛇。

正是中午,乌龟和蛇正在午餐。我第一次看见乌龟和蛇吃东西,它们被迁出展柜,被放在很大的塑料箱中。乌龟吃小鱼,还可以理解,蛇居然也吃小鱼,真的难以想象。蛇伸出蜿蜒的脖子,吐出长长的信子,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进餐的整个动作,那劲头颇像壁虎捉虫,非常好玩。

我和孩子们正在围着箱子看蛇吃小鱼,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太太走了过来。她告诉我们,这条蛇今天已经吃了十几条小鱼了,刚才它是吃的最后一条小鱼。说着,她弯腰蹲下来,将手臂伸进箱子里,把那条蛇拿了出来,对我们说:你们可以摸一摸它,它很听话,不伤人的。那条蛇足有七八米长,碗口那样粗,顺着她的胳膊,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,缓缓地蜿蜒着,舒展着身子,蜷伏在她的胸前。那样子显得很温顺,但我没敢去摸,倒是孩子们兴致勃勃,跃跃欲试,发出一阵欢

让百姓变成公民(下)

“人人生而平等”、“人是出发点和归宿点”、“人是目的”等观念都是公民意识的内核或基本凭仗,和臣民意识相反。

识是封建文化留下的病根,要想彻底治愈的确不容易。文化的遗传,制度和机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等级差别,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攫取欲、统治欲和控制欲以及对居高临下的感觉的恋恋不舍,再加上普遍存在的蒙昧无知等等,都是阻碍公民意识觉醒的无形羁绊。“咱们老百姓,今儿个真高兴”,这首歌“老百姓”听着好像很受用,自己把自己划为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、独立于“优势群体”之外的群体,能吃饱穿暖就“真高兴”。一个扰民问题长期解决不了,一旦解决了,相关民众就感激涕零,送锦旗,写表扬信;一桩冤案一旦得以昭雪,受害者本人或亲属就向法官或领导下跪。此类现象一方面说明民众的善良,知恩图报,另一方面也证明封建文化的阴影依然挥之不散,人们的视线被遮挡着,不知道有些权利宪法原本就赋予了他们,被胳膊粗拳头大的人拿走了,还回来是应该的,作为受害者无需感激,需

要道歉和内疚的应是对方。弱势、善良,对生存和生活的要求低到了不能再低,担当意识就弱,国家的事由“肉食者谋”,“咱老百姓管不了”,客观上又纵容和支持了“优势群体”的“优势”继续扩大以及其他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与蔓延。

《环球时报》近期有文章称,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,中国的贫富差距近20年间几乎扩大了1倍,已超过美国,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行列里有了中国的名字。美国贫富差距大,但美国有刺激发展、增收的机制。美国的报告称,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.55,远远超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(警戒线为0.4,超过0.5即被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),“中国民众”“对此的容忍度似乎很高”。我不敢肯定中国贫富差距严重超线和公民意识缺失的关系有多大,但两者之间一定存在联系。“容忍度高”是中国“百姓”的优长,是善良和容易满足的心灵外显,身处弱势,自己的法定权益都捍卫不了或根

本不敢捍卫,让人们对社会的某些不公不正“零容忍”,这样的要求似乎也有失公平。但是,公民意识不能确立,“百姓”不能主动把自己定义为公民,不知道国家有自己的一份,真正的公平公正何时才能到来?

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,决定了百姓变成公民需要一个艰难过程,这个过程是“人”的现代化过程,亦即拆解封建文化遗传锁链的过程,也是国家完全步入民主政治和文明社会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百姓作为弱势群体始终是被动的,“优势群体”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也是公民,主动放弃不该属于自己的“优势”,只留下与公民身份相符的部分,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全部归还“百姓”这一公民主体。让“公民”从宪法里走出来,变成社会主体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,彻底取代被轻贱、自轻自贱几千年的“百姓”。草根开出花朵,“百姓”变身公民,世界将会看到一个步伐矫健、面貌一新的中国。

(本文作者为军旅作家)

方圆南北纷争议,独于此例无异词。

掖县鼎鼎文物最,文峰山上道昭碑。

这是已故书协名誉主席赵朴初先生赞美云峰山《郑羲碑》(下碑)的诗句。位于山东省莱州市城南的云峰山,又名文峰山,因山形似笔架而又俗称“笔架山”。山上有刻石40处,其中有北朝刻石居半。

山上之北朝诸刻石中,又以北魏宣武帝永丰四年(511年)的《郑文公碑》最为著名。碑主人名郑羲,故又名《郑羲碑》;又因后人推断为郑道昭撰文并书丹,故又名《道昭碑》(如赵朴初诗中所称)。该碑有上下两块,内容相同,上碑在平度天柱山,下碑在莱州云峰山。下碑比上碑更著名,清人欧阳辅有“下碑尤瘦健绝伦”之评。包世臣、龚自珍均将其与号称“南碑之冠”的《瘞鹤铭》相提并论;康有为誉之为“魏碑圆笔之极轨”。该碑无撰、书人姓名,绝大多数学者根据碑文内容推断,撰碑文者非郑羲之子郑道昭莫属;至于书丹者,尚存在很大争议,有郑道昭、程天锡(或说“程天赐”寓“承天赐”之意,恐非实名)等不同说法。

郑道昭(455—516),字信伯,自号中岳先生,河南荥阳人。“博学明俊”,“好为诗赋”,历官中

【碑刻漫话】

扑朔迷离的

《郑羲碑》

□杨加深

书侍郎、国子祭酒,秘书监、光州(莱州古称)和青州刺史等职。郑道昭善书法,是北魏书风的代表人物,尤其在清末极力推扬北碑的风气之下,其书名大显。叶昌炽将郑道昭比作“书中之圣”,认为“不独北朝第一,自有真书以来,一人而已”。

对于《郑文公碑》,大家往往只关注其书法之美,殊不知其背后还有许多不为常人所知之事。我先提三个问题,然后自问自答。

- 1.《郑文公碑》中尽是歌功颂德之辞,历史上的郑羲果如铭文中所说吗?
- 2.郑羲既然是河南荥阳人,死后墓亦在荥阳广武,为何其碑文却刻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呢?
- 3.相同内容的《郑文公碑》为何有上下两块呢?

先谈第一个问题。《魏书》中的郑羲是北魏孝文帝的岳父,虽有政声,但“多所受贿,政以贿成。性又吝啬”,故其死后,大义灭亲的孝文帝下诏曰:羲虽宿有文业,而治阙廉清。稽古之效,未光于朝策;味货之谈,已形于民听。溢以善问,殊乖其衷。又前岁之选,匪由各行充举,自荷后任,勋绩未昭……依谥法:博闻多见曰“文”,不勤成名曰“灵”。可赠以本官,加谥“文灵”。

由此可知,这个“郑文公”本应叫做“郑文灵公”的。那为何其中的“灵”字却在碑文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呢?原来古代帝王的谥号有三类:文、武、景、烈、穆等属表扬类;炀、厉、灵等属批评类;哀、怀、愍、悼等属同情类。《庄子注·则阳》曰:“灵是无道之谥。”可见孝文帝对郑羲谥号“文灵”的评价是褒贬参半的。这令郑羲之后人情何以堪?故在碑文中隐去“灵”字,是其后人隐恶扬善、为祖上正名所致。其实碑文中与史实不符处甚多,绝非隐去一个“灵”字那么简单。

第二个问题。弄清了第一个问题,该碑不刻在荥阳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。郑羲卒于492年,墓地也在荥阳,无碑文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(493)迁都洛阳,距荥阳仅二百余里,试想,如果在天子脚下公然出现这样一块与史实“唱对台戏”的石碑,那岂不是成了“新闻焦点”?而在郑羲去世近20年后,将碑文刻在千里之外的山东,就非但不会引起朝廷注意,又能实现郑道昭为父“正名”的心愿。当然,此时郑道昭在光州(今莱州)做刺史也是一个原因。何况碑文中又无“落款”,即使政府治罪也查无证据。当然,事实是藏不住的,北宋的赵明诚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,并质疑说:“今碑首题曰‘荥阳郑文公之碑’,其末又云‘加谥曰文’。《传》载赐谥书甚详,不应差误,而碑当时所立,必不敢讳其一字。皆莫可知也。”此后质疑者不绝,刘海粟先生也曾指出,郑道昭此举是“掩盖父亲丑闻”。

最后一个问题。《郑文公碑》之所以有两处,是因为先刻上碑的天柱山石质不好,不易保存,才又在云峰山阴选佳石再刻下碑的。看来郑道昭真是个大孝子,为父“正名”,用心良苦啊!

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云峰山确属道家仙山,然其闻名,则多缘《郑文公碑》之故;而郑羲之闻名,又多赖碑文之书法。2013年,中书协会举办“云峰奖”书法大赛,笔者曾乘兴作《七律:云峰山<郑羲碑>》一首,正好说明了上述关系。录如下,权且作为本文的结尾吧。

天生笔架侍晴窗,兆示光州翰事隆。

刺史勒铭藏父冢,文公垂世赖书工。

山阴石好留传久,崖壁岩宽题刻丰。

邂逅游人多墨客,登临但慕北碑雄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

女人和蛇

对幸福的认知五花八门,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如她一样,舍弃优越的工作而在一个小镇当一个自然中心的工作人员,单调而寂寞地对着那些乌龟和蛇。



快的笑声,蛇见多不怪,不动声色地依偎在老太太的胸前。

老太太接着告诉我们,这条蛇是十三年前她在展览馆门口看见的,它像是要爬进展览馆,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缘分了。老太太弯腰抱起它,一直养到了今天。说着,她走到展柜前,把蛇伸进箱子里,把那条蛇拿了出来,对我们说:你们可以摸一摸它,它很听话,不伤人的。那条蛇足有七八米长,碗口那样粗,顺着她的胳膊,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,缓缓地蜿蜒着,舒展着身子,蜷伏在她的胸前。那样子显得很温顺,但我没敢去摸,倒是孩子们兴致勃勃,跃跃欲试,发出一阵欢

并不是所有的蛇都是寓言《农夫和蛇》里的蛇,这一条蛇通人性,十三年朝夕相处,和老太太成了好朋友。这应该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。老太太笑着告诉我们,这条蛇特别有趣,最爱闻巧

克力的味儿,虽然它并不吃巧克力。有一次,在喂它吃食的时候,她刚刚吃了一块巧克力,被它闻到了,蛇的嗅觉特别灵敏,以后只要一吃巧克力,它老远就能闻得到,就会显得很兴奋,向她爬过来。而且,以后几乎每一次再喂食的时候,它都要她张开嘴,看看她嘴里有没有巧克力。那样子,就像一个孩子。

老太太是一个心直口快爱说话的人。也许是整天和这些不说话的动植物打交道闷得慌吧,她渴望和人交流。不过,这只是我带有偏见的猜度,很快就被她说的话所打破。她好像猜透了我的经历。原来她是从小在

这个小镇上长大,考入大学,学的是航天工程,硕士毕业之后,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但是,大概是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对她的影响至深,她爱这里的森林和森林里的动植物,于是她常常会到这个自然中心来,一开始是当志愿者,一当当了十多年,人家看她确实是想到这里来工作,就接收她为正式的工作人员。她高兴地说,这是她最愿意做的工作。一个人,一生中能够有一个理想的爱人,有一个美满的家庭,有一份自己愿意做的工作,就是最幸福的了。

当我听完老太太这番话,对她刮目相看。如今,对幸福的认知已经五花八门,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如她一样,舍弃优越的工作而在一个小镇当一个自然中心的工作人员,单调而寂寞地对着那些乌龟和蛇。想起一辈子写森林大自然的俄罗斯作家普列什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“世界是美丽非凡的,因为它和我们内心世界相呼应。”他在这里说的“世界”,就是森林和大自然。但是,他同时又强调,“一个人是很难找到自己心灵同大自然一致的。”他在这里强调的“很难”,是指如我一样的一般人,但他和这位老太太却属于心灵和大自然相呼应、相一致的人。

临离开欧文小镇的时候,我取了一份介绍小镇的册页,那上面居然和我们的城镇一样,用宣传口号为自己立言:sweet ouwen.想想,这个sweet,用在这位老太太身上,倒也真合适。这个sweet,对于她是甜蜜,更是幸福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